

亲子天地

Bunny的魅力

■徐春望 文

八个月大的小人,坐在童车的红靠背椅上,听妈妈讲 Where is Bunny? 一双滚圆的眼睛闪光,小鼻子下小嘴微张,耳朵竖起,听着故事。图书翻动时,头也摆来摆去。荡在椅子下穿一双白袜子的小脚,随情绪波动会上下拍打。小脸表情丰富,一忽儿神情紧张,一忽儿眉目舒展,一忽儿咧嘴大笑。得意时,小手要从妈妈手里抢书,同时兴奋得手舞足蹈。

听懂了? 揣着疑惑,看着他又大了三个月。同样坐在童车的红靠背椅上,身着深黄色的棉袄。微红的脸颊,紧凑的五官顶着额上一绺童发,眼睛眨也不眨,低头注视妈妈手里的书,耳朵竖起,聚精会神在听讲 Is Bunny in the forest? 听到最后一页,凝重的脸上堆起笑容,双手挥动,类似拍手的样子,双脚交叉,上下甩动。当书翻过去,看到书背了,只见他唇上翘嘴张大,眼睛一闭,哇哇哭出声来,并向前伸手抢书,心想故事咋就没了?

这娃萌不萌? 发不发噱? 这会儿,谁还会怀疑他没听懂英语故事? 实践证明,这小人在听故事,尽管你用的不是母语,但从他的神态和动作你可知道,他完全明白故事的情节。你们讲怪不怪? 要晓得,那时候他只会爬,不会说话呢!

到十六个月的时候,他坐爸爸腿上,和爸爸一起看书。到了十七个月大小,坐在童车上自己翻阅图书,自己知道用布揩自己玩的积木,并用调羹自己吃饭了。走进十八个月的时候,更是了不得,不仅自己看书辨识动物,还会自己用动作诠释 up and down 的含义,学妈妈做瑜伽,买鞋会挑选自己认为漂亮的鞋子。更让人赞叹的是,用大拇指与其余四指捏住一支笔,在纸上画圈,尽最大努力去画,挺认真。从此时始,他不断抓笔作画,在电子黑板上展示无师自通的作品。

鱼,他用上弦和下弦的线条拼成,然后在头部画二条弧线,象征鱼头。就这样的鱼,他画了三四条。远远地看,鱼仿佛在水里游动。他画完后,手里捏着笔,坐在画作旁边。脸上的表情像笑里有点尴尬,好像又有点害羞。这副模样,不知是对画的成果满意还是不满意,抑或是怕大人评价他的画?

他画车,画得小,很像玩具汽车。他怕大人看不懂,画完站起来,尽管不会言语,就用手势动作比划,嘴里发出车行驶的声音,手向前甩动,表示车前行。他还画玩具,装模作样拿起一块积木来揣摩图形,观察积木凹进去的圆孔,还用手中的笔测量模拟,然后在电子黑板上把它画出来……

一个一岁半的小人,这么会玩,那么神奇! 若问这小人是谁? 他就是我的小小外孙苗苗! 女儿告诉我,他和外公一样喜欢看书。真的吗? 这么小的人会喜欢看书?

也许隔代亲吧,也许小外孙的爱好连通了我的血脉,不由又让我增添几分喜欢。后来看他在普陀公园树林里追逐兔子,嘴巴喊:“Bunny!”一会儿朝东,一会儿朝西。我心里就想,与其说是 Bunny 吸引了他,倒不如说他就是成人生活中的 Bunny,浑身散发出 Bunny 的魅力,吸引了我,吸引我们整个老辈人,享受快乐!

文苑投稿邮箱:
 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旅游日记

玉玛

■范国忠 文

新疆旅游归来,除留恋美丽辽阔、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外,还时常想起为我们旅游团驾驶大客车服务的维吾尔族司机玉玛·居马克师傅。

从乌鲁木齐向天山天池行进途中,导游问了玉玛的姓名后对我们说:“师傅的名字太长,大家可能记不住。”导游挠了挠头皮,来了灵感,转身征求玉玛的意见:“我们就叫你玉师傅吧?”玉玛立刻点头同意。“玉”“于”很相似,我们“习惯性”地叫玉玛师傅为“于师傅”,一路上这最简单最易记的称呼,全车老少都叫得极顺口。

40多岁的玉玛,个子不高,小有发福,人善心热。去喀纳斯湖景区,是赶了个天蒙蒙亮的大早出发的。车行两个多小时后停靠一个小集市,团友纷纷下车方便兼活动腿脚。十来分钟后,一位团友拿着食摊上买的馕,边吃边走过来。“这个馕不好吃。”话音一落,玉玛“噌噌噌”三步并作两步上车,把他当早餐、放在车头上的馕掰下半个拿下

来,再掰成小块分给我们五六个人品尝,自信地说:“这个馕好吃。”果然,馕松软、细腻,还略带甜香。玉玛讲解起来:“这个馕用好的面粉、清油即葵花籽油、鸡蛋等揉合烤制出来的,好吃又有营养。”玉玛的“直率”和“热心”,可见一斑。

那天,在景区停车场等团友。玉玛随意问我:“你有几个娃?”我答:“一个娃呀。”这时他切入主题:“我有两个娃,女娃在你们上海读大学。”我大约出现了惊讶的表情,玉玛粲然一笑,精准说道:“我女儿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大二。”这时,我由惊讶变成敬佩,接着问:“你女儿读什么专业啊?”“读化学专业。”“你女儿是‘理工女’呀,真了不起呵。”我的夸奖,让憨厚的玉玛不好意思地别转了头。

说起女儿,玉玛脸上就漾着笑意。我继续与他聊女儿的事:“于师傅,你用什么绝招教女儿考进上海名牌大学的?”他不贪功:“我没有教,没有教,是女儿自己学习的。”我翘起大拇指称赞:“你女儿很优秀。”玉玛只是“嘿嘿”作答,但看得出,优秀的女儿始终是他的开心果。

九月下旬和十月初,新疆有的景区气温最低降至五六摄氏度,有的景区甚至迎来了初雪。全团每人一个行李箱,无一例外地塞满了全

套冬装,行李箱倍儿重。在新疆旅游,是一天换一个酒店,行李箱每天要从大客车行李舱里搬上搬下。玉玛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乐于每天为游客搬行李箱的司机。每天早晨出发前和夜晚归来入住酒店前,玉玛必定在大客车的两侧。他弯腰曲背使劲,费力地把大家的行李箱塞进行李舱或搬到地面上。

8天4000公里路程,玉玛每天平均驾车行驶500公里,而且不少时间行驶在陡峭的山路上。特别是驾车盘旋至天山3000米高处,坡陡弯险点,多达五六十处。我们在车上笃定泰山闭目养神,玉玛却无时无刻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驾车闯过险峻的一弯又一弯,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和心力。目睹他每天坚持不懈两次搬上搬下20多只沉重的行李箱,一位团友大妈感动地夸他:“好人爷叔”。

8天朝夕相处,旅程结束的那个傍晚,团友依依不舍地与“开车严肃,停车活泼”的玉玛握手挥手作别,“再见!”“谢谢!”一时不绝于耳。我握住玉玛师傅宽大的手,真诚地对他说:“于师傅辛苦您了,谢谢您,再见!”说完,心里竟也生发出“别亦难”的感觉。

玉玛师傅,新疆大雪封山“歇冬”的日子里,你在忙啥呢?



盛夏的果实 ■张文忠

岁月悠悠

巴金《随想录》的“特别版本”

■刘翔 文

巴金晚年撰写的《随想录》是其创作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一部著作,我珍藏了“特别版本”的第一集。

之所以说这本《随想录》是“特别版本”,是因为它不是一本公开发行的出版物,而是由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以《文教资料简报》形式编印的。这本“资料简报”封面简陋,用订书机装订而成。那么,我又是如何得到这本《随想录》的呢?

还在孩提时,我就从长辈的口中知道了巴金这个名字。上小学后,我陆续开始阅读巴金的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、《寒夜》、《憩园》等作品。虽然在阅读这些小说时,对作品的深刻主题并不是很理解。但是,小说中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却深深地打动了

我。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崇明农场后,我冒着风险将已经打为“毒草”的巴金作品悄悄放入行李中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巴金的小说伴随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。

1977年5月25日,喜欢读报的我,突然在连队的阅报栏上读到巴金发表在《文汇报》上那篇长达五千字的散文《一封信》。劫后余生的巴金的文章和信息引起我的关注。1978年底,当我得知已经74岁高龄的巴金用“讲真话”之笔开始创作《随想录》第一集时,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欲望。可是文章均刊载在香港的《大公报》上,内地读者无法看到。

1980年1月的一天,我偶然得知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在征得巴金同意后,以《文教资料简报》丛书之三的形式编印了《随想录》第一

集,内部发行,读者可以邮购。得知这一消息后,我立即花了0.35元工本费加上0.05元的外埠邮寄费,邮购了这本《文教资料简报》。

收到这一“特别版本”的《随想录》第一集,我如获至宝,一口气就读完了被誉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过程全纪录的30篇讲真话文章。那力透纸背、情透纸背的对人生的反思、自我的忏悔文字,至今激荡着我的心灵。

现在想来,在当时的形势下,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为满足内地读者迫切想阅读巴金的需求,显然是做了一件大好事。若干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全套五集《随想录》的单行本,但这“特别版本”的巴金《随想录》第一集,无疑是我收藏的最有价值的一个版本。

生活故事

肠镜炼狱记

■韩启纲 文

从3月19日开始,我拉肚子越来越厉害了。以前,发生这种现象,吃点药会慢慢地好起来,这次不灵了,吃什么药也不管用。我沉不住气了,下决心到医院看看究竟。

4月11号下午到医院挂号,然后到门诊部3楼肛肠科就诊。下午看病的人不多,很快就轮到我了,医生简单问了下病情,没有任何商量的口气,一定要我作肠镜检查。先是交了700多元钞票,然后到2楼做心电图,再到急诊大楼抽血化验,再回到门诊部1楼药房领了两盒“恒康正清”清肠泻药,最后再到3楼肛肠科护士台预约肠镜检查时间,这一圈下来已经疲于奔命了。护士告诉我,我在4月15号上午进行肠镜检查,并一再交代我回家按照“肠镜检查预约申请流程单”执行,从此,我便开始了四天炼狱般的生活。

4月12号、4月13号两天只能吃稀饭、软面等无渣半流质食品,不能吃蔬菜、西瓜和其他水果;4月14号这一天更只允许进食牛奶、豆浆、果汁、米汤等流质食品。晚上7点将两盒“恒康正清”倒入2000毫升温开水中勾兑好,第一次喝下去1000毫升,然后每隔15分钟喝250毫升,晚上8点前全部喝完。过了不一会儿,就开始稀里哗啦泄便了,“肠镜检查预约申请流程单”上写着,必须拉成清水便为止,否则还要继续喝水拉下去,所幸我在晚上10点左右已经达到所要求的状态,没有再喝水。但是,就是这样,也折腾得我筋疲力尽了,再想到那耸人听闻的肠镜检查的痛苦,我简直要魂丧神夺了。肚子拉得空空如也,一夜也没有睡好觉。

4月15号一大早,我赶赴医院排队,说是8:30开始看病,实际上8:00就开始了。善莫大焉!不然等的时间越长心里越焦急和恐惧。第一个叫到我,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、希望大难不要临到我头的祈祷进入了检查室。

大夫让我蜷着腿侧卧在手术床上,什么也看不见,只觉得有一根管子从肛门插进,可能是让肠子扩张便于仪器探测吧? 大夫一边不断地往肠子里打气,一边操纵仪器探头沿着肠壁游弋。打气带来的疼痛比刀割的疼痛更难以承受,好像肚皮要爆裂似的,怪不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特务对革命志士要采用这种酷刑呢! 现在,我终于体验了一回。据说,一般人检查只需要5~6分钟,而我却足足用了半个小时,医生的解释是我的肠子比别人的长,真让人忍俊不禁。终于检查完了,出得门来,我已经是大汗淋漓。

当场可以知道检查结果。谢天谢地,我的肠胃一切正常,真是虚惊一场!

凤凰涅槃,浴火重生,一轮朝阳重新升起!

那为什么会拉肚子呢? 医生说是肠易激造成的,本病多在思想负担沉重、情绪紧张、焦急、愤怒、抑郁等因素时发病。这毛病主要靠心打、靠调理,所以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中药让我回家去吃。可能是由于打气时间长,体内储存了太多的气,在医院就上了两次厕所排气,回到家里又排了两次,肚子才好受了点。

回到家里听了情况介绍,小孙女发话了:“我就知道没有事的,因为爷爷是好人。”又说:“爷爷! 你合算了。别人做5~6分钟要700元钱,一分钟要100多元,你做了半个小时,也才要700元钱,一分钟只要20多元钱”。真是童心似水、童言无忌啊!